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七

楊瑄列傳第六十五

東莞元尹守衡著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奉勅
印馬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強奪民田瑄列罪狀以聞
時二凶方以奪門功甚寵於上言官卽有明知其不法事莫
敢言瑄奏至上謂閣臣嚴具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寔爲難得
吉祥甚懼時亨總兵於外及還大忿謂吉祥曰今在內惟爾
在外惟吾御史敢於如此必內閣王使之深啣賢有貞恨不
卽置瑄死瑄還京其字連見瑄復謀於同官張鵬率十

三道御史周斌等疏劾亨吉祥欺罔十餘事言二人凶惡日張致干星變亟宜誅竄以答天譴章未上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吉祥吉祥與亨先詣上前訴曰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顯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張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休諸御史章入上已先入二人言大怒召諸御史文華殿俾誦彈章歷詰之周斌時爲河南道御史手疏朗讀每讀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

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賦曰此輩貪天功邀
聖駕當時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
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拷
訊究主使諸御史未嘗一語及閣臣竟文致坐瑄死且
連賢有貞外論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
敢言以爲朝政清明可卜不料如此是夕忽雷電大作
大風拔木壞屋京師震恐於是諸御史獄皆從未減瑄
與鵬俱戍遼東鐵嶺行未至偶遇赦還或謂兩人宜詣
亨吉祥謝免後禍不可乃復改戍廣西南丹兩人同一

手楷詔辭更峻曰逃則殺之命一千戶監之行至南京
撫臣李秉出視之哭不能起秉欲脫其手楷瑄曰吾一
人死則死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手自封識必有邏者
隨其後事且不測秉請于千戶千戶曰此詔旨也不敢
秉曰有事秉自當之千戶乃許二人免於同楷秉解所
繫金帶遺之以爲行李資比至南丹無他恙後五年二
凶相繼以逆誅乃釋歸還里上後詢賢迎駕奪門事革
諸冒功陞授官凡四千餘人詔退二凶出還民於是大
悟當日諸御史言不謬也茂陵卽位復瑄官陞浙江按

察副使轉按察使卒于官瑄在浙修築捍海塘及濬西
湖淤於民皆有永賴功也張鵬字騰霖涑水人周斌字
國用呂黎人同景泰二年進士鵬復官超陞福建按察
使進都察院僉都御史歷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卒謚懿簡斌初謫江陰今有愷悌稱民之歌謠有曰旱
爲災知縣禱甘雨來水爲患知縣禱陰雲散陞開封守
兩地民皆有去思歷陝西叅政廣東右布政使卒瑄有
子源字貴潔以例貢授太僕主簿源精於京房之術弘
治八年詔以四方災變求直言源以出位言事降貴州

吏目考滿入京選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源上疏言候
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
深宮絕遊畋罷弓馬毋輕出入屏除內侍寵倖小人節
賞賜止工役信任大臣親講讀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
禮臣言源言深切時弊宜採聽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
十六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群邪之氣陰冒陽臣欺
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之象意目大闕瑾瑾怒矯旨廷
杖三十釋之二年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候得熒惑
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定宜思患豫防

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爾官何等官亦學
作忠臣耶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河陽驛傷重而卒
妻度氏斬蘆菹覆其尸葬之

論曰當曹石之用事挾天子以睚眦于公卿震懼且薰
天矣楊直指先倡敢言之氣遂令喜動天顏及夫逮訊
便殿二三執法雖云力擬回天然邪言屬已先入即事
易於取信至於身貫三木幾死桁楊南州再竄有赦無
實豈不忍之恩孃於驟割而未信之諫明主猶難乎若
夫源以京房之術累伐恭顯之姦再被譴責不顧也卓

有父風生則願斬佞臣頭死則藁葬郵亭中夫非烈士
夫之爲乎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八

林聰豐慶列傳第六十六

東莞元尹守衡著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也正統四年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尋
外艱景泰元年起陞都給事中時廷議迎復上皇都御史
王文暉上言疑不決大學士高穀持千戶龔遂榮書示諸朝
聰見之舉手加額曰賴有此遂以聞帝見書以人心皆思上
皇也遂急於迎復而禮皆從厝人亦以是笑聰有納牖之功
是時中外多事聰在言路知無不言內侍善增得貴幸大臣
有候其生日約武弁拜賀者聰數其不法數事劾之上付司禮

監臨復上言法度者天下之法度祖宗爲天下立之法司爲天下掌之朝廷下可得而私臣下不可得而擅今善增等有罪皇上不付之法司而付之司禮監臣恐善增等玩法之心日甚一日怙終之惡愈無忌憚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且如奸臣王振始亦怙寵恃恩終則專權亂政肇興邊釁禍及生靈厥後蚩受赤族之誅竟亦何補於事今善增昔爲奉御猶未消意富樞公室尚不快心雖造惡未如王振之甚然王振之初亦絲細微而起此大其所以嚴履霜春秋所以重謹始而防微杜漸憂深慮遠之機端在於此况今邊事未寧虜使旁午不宜有此權勢

帝越以震駭中外取銷戎狄伏致聖上念大易春秋之
戒憫愚臣狂直之言監前車旣覆之失明正善增之罪
庶法度益以修明群姦愈加警懼疏入改下法司三年
易儲議下廷臣噤莫敢言聰獨抗議曰太子無過與給
事中李侃俱不肯署名已見諸大臣皆務將順乃署名
侃執筆大慟及選官僚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
直郎然亦不敢辭也其明年懷獻卒聰陳大寶八事其
首事則以正大本爲請乞復見深皇太子東宮上亦優
容之免譴責是年以商文毅薦復陞吏科都給事中聰

見吏部陞官太驟疏請申明三載考績三載黜陟之典
以爲初任而終及一考陞任而未及一考率皆歷任日
淺持守或出於勉強操履難別其情僞或有年踰七十
精神衰憊之人昏眊悞事一槩不許推陞以長奔兢時
有知府李輅陞參政未泄任僉事陳永履任未及一考
皆陞布政使並以聰言落守舊職繇是銓曹遂多畏惡
聰矣屬聰爲甥教官求近地都御史王文聰在刑垣曾
彈及之嗾御史王溥劾聰下吏簿責擬大臣專擅選官
律當死禮部尚書胡濙會議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

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干律合乎拂衣出
遂稱疾上遣興安視潑疾潑爲白其故乃得左遷國子
監學正英宗復辟起右僉都御史出賑山東饑還陞右
副都御史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詔起奪情掌院事又明
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寃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
都人不敢夜出聰下令曰功非生禽孰訊者不叙妄殺
風乃止都人始安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奉命出賑
奏截漕粟十萬石濟之明年九載秩滿陞右都御史七
年出巡撫大同逾載遂請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聰以

敢言受知上出居彈壓重地於是群屬皆喜言事尚風
裁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制其屬聰曰已旣不言而
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
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時汪直
方怙寵用事廷中諸大臣無敢有難之者聰亦浮沉如
直指馬文升遂坐謫戍事具馬文升傳于時士論大不
滿於聰聰亦以清議乞休不許十八年卒于位贈少保
謚莊敏李侃字希正順天東安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景
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徵歛罪旨宥之侃膝

近御前厲聲言濊罪不可宥遂下濊獄英廟復辟進
歷卿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
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坐斥去會累吏望風斂避有生
禽虜酋小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
心從之時邊方無事侃自治兵儲外爲政時有建請興
化厲俗士悅民懷吏胥令服儒巾欲其革心嚮道人頗
笑其迂尋外艱解任軍民擁留不得行服除遂請致仕
家居貧甚卒無以歛子德恢德仁皆舉進士

論曰易儲之際事今日之君父難言也惟聰抗議則言

官尚有人焉大廷元老乃復有頓足長嘆之士二三君子協力匡扶夫豈不能共奏補天浴日之功而竟曲筆相從始也何壯卒也何怯母乃寵祿之謀重遂令正直之氣墮乎吾聞聰在諫垣戶部侍郎張霽祭酒劉鉉承詔奪情劾令終制三年署院躬自戾之及至掎擊權璫往日不遺餘力遼東之行犯清議不顧晚節之難自古嘆之吾於季聰亦云

豐慶者



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

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
不法事上嘉之陞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
一日行部有一知縣薰薰不傍聞慶至大懼無以紓解
以白金爲燭餽之受之慶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
慶佯曰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慶曰不然則還
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
者自今無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
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

遠謗之智胥得焉使不恐其欺也而暴揚之人謂其有
以來之也嫌疑之際終不免於物議君子不幸而處此
尚當師法豐慶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八十九

鄒智列傳第六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幼聰異十二能文章讀書龍泉庵家貧燃樹葉以代燭舉鄉試第一人訝其年少聚觀之智馬上口占詩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其志固已遠矣計偕道出三原見大司馬士憲曰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行直會試乎正欲上疏聖天子進君子退小人耳恕不答明年登進士爲庶吉士會天旱帝欲崇天道曰臣聞

大君者天之宗子也。人臣者天子之家相也。體元老
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補，有
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
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
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
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
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必
容唯唯，若不能然，心侃侃若不敢然，其於模稜恬怙，於
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

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
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
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
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
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
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
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
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叅錯其間則天工於
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

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謂蒲宗孟曰御
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
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
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鸞斯
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
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
旣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
忍爲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
彈劾或令入閣叅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

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
不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
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
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
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
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
之耳以臣所知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
祭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

後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
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
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
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
協矣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
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
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
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
佛于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寺于倚之以結怨於軍

民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
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
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疏入不報是
年八月上崩九月孝宗嗣位十月星變詔求直言智復
上言曰依視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
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
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
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
大放珍禽竒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

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
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
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
天猶有未至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
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
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
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
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所在官負其條具
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

奎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詔以自解耳臣竊以爲欲
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
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者
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
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
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
保劉吉附下罔上沒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
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
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

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
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
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
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
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
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
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
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
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

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
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
任陳俊卿劉琪矣一問於陳源其昇則不得以盡其才
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
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
臣願陛下鑒其所旣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

綱允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允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一身無主則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其吾之飲易才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頹之笑夾林蘭室之樂或得以蕩吾之口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

少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既入留中新天子故已厭薄安等不忍驟斥積臣而王三原亦遂召起入爲吏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彭韶入爲刑部侍郎智復

先請于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
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
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歛容謝
教恕入萬安尹直上亦以次罷免智與御史湯鶩相善
萬壽州人性伉爽喜以風節自負智嘗語鶩曰祖宗盛
時御史糾儀得而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
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繇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
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
鶩不能從而鶩先嘗請閣會勅安等語之曰近日詔書

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一言官增之耳鶴出遂劾安
等請裏面者指內臣耶謂朝 乞追究所指而又使

臣以扶持之說豈人臣善則尸 人之義疏入候旨上命
司禮監宣入內太監令跪聽命鶴曰令鶴跪者奉旨耶
太監命耶曰奉旨鶴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
鶴手拍地大言曰疏不出將弁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
去鶴乃出已而萬安片直罷鶴喜語智曰小人退則君
子進雖吉在無能爲也鶴頗放言無忌吉恨甚壽州知
州劉傑與書鶴言壽夢一人牽牛隔澤中鶴手提牛角

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鶴復安之兆也
禹大喜出書示坐客御史魏璋素比吉遂劾鶴指爲妖言
誹謗捕鶴與槩下錦衣衛獄吉諷錦衣衛文致獄辭連智令自輸服
智執筆對簿曰智與湯鵠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
或論早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
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或論君子未盡大用以展布其經綸
或論小人未盡廢黜以絕其奸黨臣智當萬死按治者見皆悚慄然畏吉欲

皆坐死刑部侍郎詔辭不判乃獲免智謫廣東
史曰鶴與槩戍其肅智獄中有詩曰人到白頭終是事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辨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忠愛有足悲者吉總朝
政至四年九月乃罷免智入廣陳白沙先生忘年而友
之時以詩文相命與順德令吳廷舉相得甚謹智過順
德廷舉輒歎留踰月士人爲築謫仙亭奉智遊息竟卒
于順德時年二十六迄後天啓元年追謚忠介湯鶴正

德初援登極赦歸壽州州民王濡首告僞侵官地營觀
星臺又盜伐皇陵樹天子命給事中安磐錚衣衛千戶
郝凱會御史李璞勘俱誣然猶坐妄援赦文私歸杖還
戍君子寬之

論曰余至順德訪所謂謫仙亭者登其上裴回焉慨然
想慕其爲人智雖天年不終迄今歸然靈光獨存亦賢
豪之一快哉善建者不拔吾聞諸老子吳廷舉謫仙亭
詩曰行履綸巾
此謫仙亭荒行役又炎天家人莫畏青茅雨不盡清風
在馬前白沙先生甲智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
能論仙人在江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

東莞丘守衡著

黃鞏陸震舒芬汪應軫列傳第六十八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車駕職方郎中
尋內艱服除會康陵群小用事鞏第欲挽留之鞏題其書屋
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鳴夷馬革自許何愚補武選郎中上
爲江彬等盡誘下詔巡幸江南廷臣疏諫而未敢斥言彬者
鞏曰上之遊幸皆起於彬吾不可令彬爲吏語恐上下
悟同官車駕印陸震謂鞏曰震雖非言責而輿馬侍衛
之衆皆吾職守君舉不泐震可無言乎且寧藩萬一有

恃浪之變悔將何及已得見鞏疏草乃自毀其草語鞏
曰今所縷縷願畢忠於主上者盡已具公疏中願同署
名以進即死無恨其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
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
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
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陛下所以盤遊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
乎論思勸諍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切

見近時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置不以聞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陛下

「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
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
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
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
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
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
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
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
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之內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
事中官親嬖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然
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
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
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
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
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
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
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嘗聞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力
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
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尅很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
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
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
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
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

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
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陛下春秋漸高前星
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
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
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
大臣議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
之望待它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
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疏入

逮下詔獄彬故白上苦楚之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十放爲民鞏遺第詩有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鞏體素羸瀕死而甦震出妻語之曰何自苦乃爾震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竟以創故卒震字汝亨蘭谿人也正德三年進士初令泰和多善政民祠之嘉靖改元鞏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大理少卿震贈太常少卿蔭一子太學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耶震講學于章楓山之門是時同上岷者有修撰舒芬

舒芬字國裳



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時上數出關外遊幸芬曰今上以天下士遇我我可以衆人事上乎亟欲諫念有補袞諸大臣在未敢十三年春二月孝貞皇后崩上自宣府還奔喪是時上以宣府爲家矣踰月往視山陵獵于黃花鎮六月奉梓宮祔葬遂復議北巡上心每不忘宣府芬上請隆聖孝疏曰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執紼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今聖母大事甫終陛下安可遽出遊幸

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而重威儀也矧不虞有意外之變平時上好戎服馳馬故芬疏弁及之不聽芬遂乞歸養言臣係獨子無他兄弟去家千里久不見父母臣愧無以爲人子蓋寓諷諫不省上迨明年春則詔以三月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浮漢沔登武當且遍中上峻嶺時宸濠久謀侍子入侍結內倖江彬等爲內應於是上大聞上南幸恐濠乘此生變大洵懼芬語同館諸人曰

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與庶吉士汪應軫等七人具疏上曰臣惟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憚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

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幸
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拍谷
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
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
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
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
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
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
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炎

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襲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凶邪私愛莫宰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見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恻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

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疏入而
太宰陸完者濠黨也迎芬等言曰主上聞有諫止南巡
者輒舉刀爲勿狀今日撒賴矣是時懷疏集闕下者尚
百人稍稍退去而兵部郎中黃鞏負外郎陸震二人疏
竟上之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
九川三人共詣芬大握腕芬曰匹夫之志其可奪乎今
日之事有死無二於是三人並持疏繼上之其明日吏
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郎中陸倅等又明日禮部郎中
姜龍等兵部郎中孫鳳等行人司副余廷璿等連疏相

繼入太醫院醫士徐熬以醫諫上震怒皆下詔獄命跪
午門前五日是日工部郎中林天輅等三人大理寺正
周叙等十人各疏復入具言芬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
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然臣與同死自今請罷遊幸勿令
左右奸佞蒙蔽上益大怒俱下獄罰跪五日加梏拳而
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數日風霾晝晦禁內海子水溢高
四尺橋下七鐵柱折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
明驗也駕出必不利肉袒挾兩囊土持疏當蹕道跪哭
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

曰恐汚帝庭洒土掩血耳上大驚詔杖諸言事人各有
差以次降黜成鰲于邊英死獄中芬謫福建市舶提舉
初武宗好巡幸時猶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嘗騎馬
至東西華門闕者伏馬前諫不可輒回轡十二年秋七
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洵洵諸大
臣言官僉往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
期衆又欲徃大臣中有爲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
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常時臨幸上今一出
洵洵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徃衆乃止是年冬幸宣

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竟莫諫止及欲南巡諸大臣
言官復噤口不敢言言者故皆部院司寺僚屬死杖下
者十有二人上亦遂爲感動自後竟不復言南巡事矣
亡何濠友人以是藉藉稱芬當日幸不見沮陸太宰力
倡諸僚死諫有社稷功使皆箝口聽主上南巡濠以輕
舟伏甲士巡駕江上天下事未可知也芬謫踰年外艱
歸明年世宗入繼大統乃盡起竄謫諸人復芬官芬服
闋應詔還京加俸一級時議大禮芬從廷和指與上意
忤已而昭聖太后謾命婦免朝賀芬言兩宮禮不宜復

有異同恐疑人心上怒立言奪俸芬尋乞致仕歸養凡
四疏不許乞改選以便養亦不許是年秋以爭大禮與
同官楊慎等撼門哭復廷杖通籍十年受杖者再皆以
諫故時毋已就養明年毋卒奉喪歸歸二年卒芬酷凡
周禮臨卒語子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
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
不敢知第未及上進爲歎爾所著有五官序辨五卷六
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正經六卷凡十有三卷芬事上
不忘諫居官不忘養人稱爲忠孝狀元云初芬同諫者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舉芬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
士是時芬旣外謫應軫亦在謫中出知泗州泗民情弗
知農桑應軫至首勸民耕出帑金買桑湖州而植之募
桑婦來教蠶事武宗聞濠變南征所過州邑大苦中使
恣橫莫可誰何應軫計中人陰懦可憐以威率壯士百
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錯愕莫知所爲自沮喪應
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
諭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啣應軫故
以是難之應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備家納之宮中俾受鸞事寔
于治化有禪詔且僖止肅皇帝登極召還爲給事中加
俸一級猶以諫止先帝南巡事見旌也山東礦盜流入
河南至考城殺指揮趙泰等官三十負上憂之諭當事
大臣亟宜平定應軫上言弭盜之策大畧不過安之勝
之而已安之在擇守令勝之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
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紂告姦四也明賞罰以勸
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法與禦夷不同
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

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體坐罪上可之踰月盜平尋出江西僉事自免去已又薦起督學江西外艱歸遂不復出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內常醒蓋靖節之流比卒鄉人倣靖節例私謚爲靖獻先生

論曰武宗雖好遊乎乃不勝其童心耳顧其初一闕人止之如轉圜二三元老固先皇界之爲師保傳之臣也格心之學無聞六龍之轡莫追誰故縱之而長其漸乎憑江逆凜幾以萬乘嘗之此豈忠於社稷者哉芬等小

臣幸有以迴旣倒之狂瀾而使午門陳十二士之屍殿
陛洒張英之血當軸諸人高睨堂皇之上曾莫忍顏則
將焉用彼相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一

楊周浦劉周列傳第六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家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兄爲邑令以他累連爵并逮獄爵從獄中上書白兄冤令見書詫曰奇士也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輅車至湖廣見百姓多莩色挈筐操刀割葦肉鬻啖道旁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臣敢冒死請上爲下疏發賑改御史念毋乞終養毋尋卒廬墓三年行部使者薦起補御史

跪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居林下九年謨策聖恩起
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晝夜以思國事日非
國恩未報痛哭流涕請舉目前所見有足以失人心而
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臣惟天下之患莫
大於以危爲安以蓄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
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
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
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立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陛下

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爲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

優禮大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爲害治之人之太甚者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凍餒死者八十人此南城一郭耳共五城未知有幾日不及見而在千萬里之遠者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

經蓋望一豆羹簞食以延頌災之生而不可得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乃又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違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

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堯舜
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
闕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奏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
奏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
器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
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
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
入覲雖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比
而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

視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
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
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
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
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
之士臣不意陛下虜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
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陛
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細旃廣廈之下與
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
安川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
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聖
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
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徃徃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
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
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

臣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臣恐忠諫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

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
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
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
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
易勅戒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
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以慰
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於千億宗廟社
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
此矣疏入上怒逮繫詔獄杖幾死兩越月上亦一也怒

龍免夏言又用科臣高時言下郭勛于獄是時人人皆以爵言至是大讎然猶長繫上心未可測識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周天佑上言曰臣天佑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以故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宏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聖怒

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思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旣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勸網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大

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入
逮下獄不勝笞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史浦鋹復自
關中上言曰臣鋹近見工科給事中高時疏劾郭勛陞
下特加高時俸級逮繫郭勛于理切思楊爵春初所奏
崇舉勛事陛下置爵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
其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爲何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
其平生兄亡而挂冠養母母逝而廬墓興思足跡不濡
于城市請謁不進于郡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
獲事親之孝而爲事君之忠也時旣蒙嘉爵亦當宥伏

乞宜遲朝者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
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奏至徵詣詔
獄答之百與爵同輒鎖爵曰爵不佞何以累公公固不
自愛如時政何鉉曰此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無
與子鉉繫七日死爵枕尸慟哭曰痛哉柰何以爵故死
周君又死公也爵奚以生有解之曰浦周二子之死也
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子何與爵與天佐故相識
天佐幽別室死守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

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胸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二
人死爵益省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郎劉魁以諫
修雷壇下獄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
和下獄爵自是得兩人共朝夕且懼甚忘憂苦既五年
上修玄教神降于箕請宥三臣爵於是與魁及怡幸徽
神貺荷上恩並釋之未彌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尚書熊
浹極言不可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
至矣罷免浹復逮三人還繫爵抵家僅十日也其冬久
旱上祈雪未應守者恐上加怒於三人禁絕三人不得

通飲食爵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校尉楊棟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三人憐之言司官曰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胡可以非道相加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而上亦終不加怒三人也又三年內殿火上於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名請釋之於是三人者竟釋矣爵歸二年有大鳥止于其舍爵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越五日無疾而卒莊皇嗣極復爵官贈光祿寺少卿廕孫恒官左監丞而鏞及天佐及魁皆贈蔭如爵怡起官轉太常少卿鏞字汝器文

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宇弼晉江人嘉靖十
年進士後謚忠懇魁字煥吾泰和人舉人怡字順之太
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初以順德司理徵入吏科居期
月封事八九上朝士仰其丰裁後所上疏乃言陛下日
事禱祀而四方水旱災傷未能盡消何也陛下勞心焦
慮於上而下無同心輔政之臣也大臣相軋則儉和黨
比言官罷謫則權奸益肆大敵在前而文武搆讐皆非
國家之福三可懼也輔臣修怨竊威福吏部依阿輕黜
陟賢撫辱將官而將官懷小忿誤大事四當戒也明指

相蔡嵩家宰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更望皇上優容言官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爲國和讓於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上以禱祀語爲訕謗故被繫官太常陳五事復外調云

論曰周天佐以初進少年不忌批鱗遽致非命惜哉天威未霽國門之外浦直指之封章已隨其後夫豈不知已死者爲可顧避乎誠愆時事之日非惟凶咎而不辭也其後二三君子卒能並脫于難若有神焉佑之不知皇帝聰明至是天靡之矣